



## 公平价格的消亡：IMF新自由主义与巴基斯坦小农的危机

2026/05/14



卡玛阿巴斯，为ROOTS撰稿

在巴基斯坦的乡村，数百万农民和小农长年累月辛勤劳作以养活这个国家。然而，他们应得的公平作物报酬却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过去十年间，历届政府不断削弱最低支持价格（MSP）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建立原本旨在保护农民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确保其收入稳定。

这一退却并非偶然。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加的条件与国家日益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我们今天所目睹的，不仅仅是政策的微调，而是巴基斯坦农业经济结构性转型——一场将权力从农民和公共机构手中转移至企业中介与金融资本手中的转变。

几十年来，最低支持价格体系一直是农民的基本保障。通过保证最低价格，并通过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PASSCO）等机构确保国家收购，该政策为原本难以预测的农业经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小农至少可以指望收回部分生产成本，维持一份微薄的生计。然而在今天，这张安全网正在迅速消失。



小麦是巴基斯坦的主要作物，通过这一受保护的体系构成了农村生计与国家粮食安全及主权的支柱。截至2023-24财年，巴基斯坦小麦种植面积达960万公顷（占作物总面积的37%），占农业增加值的9.0%和国民GDP的2.2%。公共采购机制确保了农民无论市场如何波动都有一个可靠的买家，同时为国家维持战略粮食储备。

### IMF的指令与新自由主义对农民的攻击

2024年9月，在IMF70亿美元纾困计划的压力下，联邦政府实际上退出了小麦支持价格体系。IMF要求巴基斯坦放松对小麦市场的管制，并削减与采购和储存相关的财政支出。2024年12月，政府正式取消小麦支持价格，将定价权拱手让给主导粮食市场的私人贸易商和中间商。后果立刻显现：没有了保障性收购，农民被迫以低迷的田间价格出售小麦，同时还要面对化肥、种子、柴油、电力和灌溉成本的持续上涨。

IMF在巴基斯坦的经济计划，披着“稳定”和“改革”的语言外衣，已经系统性地侵蚀了国家对农业公共支持的根基。每一项贷款协议都带来新的条件——削减补贴、私有化公共企业、推进贸易自由化、取消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管控。在这些技术官僚式的处方背后，掩藏着一个政治计划：将巴基斯坦的农业经济从服务人民转变为服务全球资本。

在IMF的压力下，历届政府撤回了国家对农业和粮食体系的干预，任由市场力量——实际上是企业和贸易商的垄断——来决定价格。在IMF的压力下，取消小麦最低支持价格使田间价格从2023年的350美元/吨（3,900卢比/40公斤）暴跌至2025年的215美元/吨（2,200-2,500卢比/40公斤），控制权落入贸易商卡特尔手中。2026年，在私人资本主导下，指示性价格徘徊在260-300美元/吨（3,000-3,500卢比/40公斤），使小农的售价低于成本30%-40%。取消或操纵小麦和水稻的最低支持价格，摧毁了那些连生产成本都无法收回的小生产者。随着补贴削减和通货膨胀导致种子、化肥、燃料和水资源成本上涨，农民的收入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企业和市场中间商通过价格投机和出口导向型利润链不断积累财富。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将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以效率为名抹去社会保护，加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IMF的新自由主义处方不是改革——它们是再殖民化的工具，旨在将国家困于债务、紧缩和企业攫取的循环之中。

### 农民的反抗与最低支持价格（MSP）体系的部分回归



全国各地的农民并未默默接受这些政策。2025年初，农民在旁遮普和信德省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恢复公平价格和公共采购。由巴基斯坦农民联络委员会（PKRC）及其农民组织联盟领导的示威活动揭示了这场危机的政治根源。农民领袖明确指出，取消最低支持价格并非出于国内农业需要，而是IMF纾困计划所附带的附加条件。

面对日益加剧的农村动荡，政府做出了部分退让。2025年10月，当局宣布小麦支持价格为每40公斤3,500卢比（12.5美元）。农民领袖明确表示，此前拒绝宣布最低支持价格是遵循IMF的指令，而非国内政策所需。抗议活动表明，有组织的农村抵抗运动即使在面临经济危机和债务依赖的情况下，仍能够挑战新自由主义改革。然而这一让步是暂时的。即使支持价格在纸面上得到恢复，政府同时已开始设计向完全市场化小麦体系的过渡。

### **2025-26年小麦政策：向新自由主义市场主导体系的过渡**

最低支持价格的废除现在正通过新的政策框架被制度化。2025年，国家粮食安全与研究部出台了“2025-26年小麦政策——向市场导向体系过渡”。该政策明确旨在放松小麦市场管制，减少国家在采购和储存中的作用。

根据拟议的2025-26年小麦政策，公共采购将逐步被私营部门采购所取代，而国家将仅限于监管角色。尽管官员们声称该政策确保了“市场效率”，但其深层目标是以私营部门控制为核心，重构巴基斯坦的小麦经济。这一转变代表了对巴基斯坦粮食经济的根本性重构，完全遵从IMF关于瓦解国家采购机制、将粮食市场转向自由化贸易的要求。

巴基斯坦最大的小麦产区旁遮普省在私有化方面走得更远。根据《2026年旁遮普小麦政策》，省政府将不再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小麦。取而代之的是，私营企业将直接向农民收购小麦。到2026年初，旁遮普政府已预审通过了35家公司参与该体系。但在技术招标阶段，目前只有11家公司合格，粮食部门取消了5家贸易商的资格。该政策保障了这些公司的利润空间，实际上将小麦采购转变为一项利润丰厚的企业生意。参与企业名单揭示了巴基斯坦粮食体系日益加剧的企业控制。这些参与者代表了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商、国内贸易公司、银行和军方关联企业的强大联盟。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参与者包括Fauji化肥公司（FFC），这是一个隶属于Fauji基金会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集团。Fauji基金会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军方关联企业网络之一，业务遍及化肥生产、银行、能源和食品加工等领域。其在农业领域日益扩大的作用反映了军事-企业资本在巴基斯坦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FFC参与小麦采购与“绿色巴基



斯坦倡议”直接交叉。该倡议是一项国家支持的、通过长期土地租赁和军方支持的农业企业来推广大规模企业化农业的计划。通过控制化肥供应、农业投入品，以及现在的粮食采购和储存，此类企业集团有能力主导农业价值链的多个环节。

全球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介入进一步凸显了这些改革的国际维度。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和嘉吉（Cargill）——全球最大的两家农产品贸易商——也与新兴的采购体系有所关联。这些跨国公司属于主导全球粮食贸易的少数企业集团，控制着广泛的仓储基础设施、航运物流、大宗商品交易所和金融工具网络。它们的商业模式高度依赖投机交易和全球供应链的整合。在全球南方，这些企业通过利用市场自由化和瓦解公共粮食机构的结构性调整计划来扩大影响力。它们进入巴基斯坦小麦市场，标志着该国粮食体系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大宗商品流通网络——在那一网络中，关于价格和供应的决策越来越反映企业战略而非农民的需求。

除了跨国贸易商之外，还有一批国内贸易公司和农业综合企业集团——包括Boota Brothers、Ali Imran、Haji Sons、Chapal Traders、N&M、Ravel Flour、Zulnoorain、Zariya和SBRS——其中许多从事大宗商品贸易、面粉加工和农业物流。这些公司预计将充当区域小麦聚合商，直接向农民采购粮食，同时控制仓储基础设施和分销网络。与巴基斯坦军工复合体密切关联的金融机构，如Askari银行，将为采购业务提供融资。

在旁遮普省快速推进小麦采购私有化的同时，其他省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推出了混合体系，75%的采购保留在公共部门，25%由私营企业处理；与此同时，信德省选择继续实行公共部门采购，以稳定价格并确保粮食安全。这些政策差异凸显出联邦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议程与各省关切之间的冲突加剧。这种不均衡的实施，既反映了这些市场驱动型改革的争议性，也体现了各省政府抵制IMF强制的结构性调整的不同能力。

### **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的瓦解与企业粮食贸易商的崛起**

伴随着这一转型的是一项重大的机构变革。联邦政府已开始用一个新的实体——小麦库存管理公司（WSMC）——来取代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PASSCO）这一负责小麦采购的中央机构。

小麦库存管理公司被设定为一个特殊目的载体，授权资本为3,500亿卢比，其主要目的是管理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的关闭，并清偿约1,210亿卢比的未偿债务。然而，与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不同的是，该机构主要被设计为一个金融工具，



用于管理现有小麦库存和结清企业债务，而非主动采购粮食。这一转变进一步削弱了公共机构在管理粮食储备中的作用，强化了向企业控制的小麦经济的过渡。

与巴基斯坦农业储存与服务公司不同，这个新机构将不再直接采购小麦。它将仅扮演有限的监管和协调角色，而私营部门将接管采购、储存和分销。这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曾经为农民和消费者稳定小麦市场的公共体系的终结。

### **通货膨胀、气候冲击与农村生计的崩溃**

巴基斯坦的农民如今正受到多重危机的全面冲击：在补贴取消和通货膨胀的推动下，农业投入品价格飙升，而产出品价格却停滞不前，甚或被IMF、企业和市场操纵所压低。农民在收获季节贱卖他们的小麦、大米和蔬菜，之后却只能以更高的价格买回食品——这是一个加深贫困与债务的残酷循环。

气候变化为这场危机又增添了残酷的另一层面。反复发生的洪水、干旱和热浪摧毁了作物，中断了生产周期，但国家对小农户却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补偿或保险。相反，气候灾害被用作推广气候智慧型农业和企业化农业的借口——一种洗绿叙事，将更多土地交给农业综合企业和军方，而不是支持那些世代培育着韧性的农民。

在没有最低支持价格和国家采购的情况下，农民被抛入剥削性贸易商和囤积者的掌控之中，这些人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结果十分荒谬：巴基斯坦这个农业国家苦于粮食通胀、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它的生产者深陷绝望之中。

### **从公平价格到自由市场：WTO的新殖民设计**

对最低支持价格和国家支持的攻击，不仅是国内政策选择，更是IMF结构性调整计划与全球贸易规则双重压力的反映，这些规则限制了发展中国家扶持本国农民的能力。这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的、在全球南方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更广泛新自由主义框架的一部分。通过《农业协定》（AoA），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被迫开放市场、削减农业补贴、允许无限制进口——即便这会摧毁本地生产。

这些所谓“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贸易体制，旨在为全球北方的农业企业集团保障市场，同时削弱南方国家的粮食主权。在这些政策之下，巴基斯坦对进口粮食和投入品的依赖不断加深，贸易逆差恶化，农民被暴露在无法与之竞争的动荡全球市场之中。本财年前九个月，巴基斯坦的粮食进口账单已从去年同期的61.5亿美元猛增15.22%，达到70.9亿美元。WTO和IMF的条件紧密配合，共同瓦解公共农



业、私有化资源、将粮食商品化——把农业变成企业和金融家的游乐场，而不是人民的生计。

### **以农民为中心的替代方案：夺回粮食主权**

巴基斯坦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恢复和扩大最低支持价格，重建公共采购体系，以及监管粮食市场，对于保护小农和稳定粮食价格至关重要。国家必须从IMF的限制中夺回政策空间，并挑战那些破坏国内粮食体系的全球贸易规则。

再分配性的土地改革仍然是核心。如果不将土地从封建精英、企业投资者和军方集团手中重新分配出去，粮食主权将始终脆弱不堪。对农业机构、农民合作社和推广服务的民主控制，能够支撑可持续生计和生态农业的发展。

然而，抵抗活动仍在发展壮大。巴基斯坦各地的农民组织和社会运动正在动员起来，捍卫最低支持价格、公共采购和农民权利。对我们而言，争取公平价格的斗争不仅仅是一项经济诉求，而是一场为争取对粮食体系的民主控制的更广泛斗争。确保粮食主权需要的是优先考虑农民生计、生态可持续性和公共问责的政策，而非企业利润。

巴基斯坦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道路通向更深层次的新自由主义重构，农业将完全融入由新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机构、跨国公司和国内精英主导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另一条道路则要求重建公共机构，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价格保障，实施再分配性土地改革，并坚定承诺粮食主权。对巴基斯坦数百万小农而言，这一问题的利害关系空前重大。该国粮食体系的未来——以及其农村社区的存续——取决于农业是继续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还是沦为又一个企业权力的领地。